

魯迅百圖

朱正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小 引

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開山者中的一人，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他已經有多種傳記行世，這些傳記大多是用文字敘述他的生平事跡。現在也已經出版有多種有關魯迅的畫冊，卻很少文字說明，不容易從其中看出魯迅的一生經歷來。現在這一冊是想以圖片為主，只加上必要的文字解說，反映出魯迅一生的重要經歷。這是一個試驗，這樣做好不好，就要請讀者諸君批評了。全書直接引用部分，保留原作文字與詞句。

很久以前，北京魯迅博物館王得後副館長為我複製了館藏的圖片；上海魯迅紀念館王錫榮館長幫我把館藏的圖片拷在 U 盤上，書中很多圖片都是從這裡選用的。出版社的朋友也在此書出版過程中給了我許多幫助。這些我都很感謝。

2018 年元旦，朱正於長沙

目 錄

在紹興

一 魯迅出世	3
二 魯迅的祖父	5
三 魯迅的兩位祖母	7
四 魯迅的父親	9
五 魯迅的母親	11
六 魯迅入學了	13

到南京

七 進了江南水師學堂	17
八 進了礦務鐵路學堂	19

去日本

九 到日本弘文學院留學	23
一〇 「我以我血薦軒轅」	25
一一 在東京的留學生生活	27
一二 鄒容剪去留學生監督的辮子	29
一三 魯迅和留學生中的朋友	31
一四 學醫去	33
一五 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35
一六 一張時事幻燈片的刺激	37
一七 藤野先生	39
一八 告別學醫的夢	41
一九 母親為魯迅娶了一個媳婦	43
二〇 出版《域外小說集》	45

二一	從章太炎學《說文解字》	47
二二	陶煥卿的朋友	49

回國

二三	魯迅回國了	53
二四	在辛亥革命中	55
二五	范愛農之死	57
二六	新政府的官員	59
二七	教育部僉事	61
二八	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	63
二九	看好周瘦鵑選譯的小說	65
三〇	京師圖書館開館	67
三一	陳獨秀創刊《新青年》	69
三二	和胡適訂交	71
三三	錢玄同來約稿	73
三四	劉半農也來約稿	75
三五	「寫出一個現代的我們國人的魂靈來」	77
三六	羅曼·羅蘭讚揚《阿Q正傳》	79
三七	《阿Q正傳》有了俄文譯本	81

北京到西安

三八	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教	85
三九	魯迅和愛羅先珂訂交	87
四〇	愛羅先珂在魯迅家	89
四一	赴西安講學	91

四二	兄弟失和	93
四三	《語絲》週刊創刊	95
四四	許廣平來敲門了	97
四五	魯迅打官司	99
四六	劉和珍、楊德群之死	101

廈門到廣州

四七	到廈門去	105
四八	魯迅在廈門大學的生活	107
四九	魯迅和廈門的文學青年	109
五〇	魯迅在廈門大學的同事們	111
五一	告別廈門	113
五二	到了廣州	115
五三	政治風雲的變化	117
五四	留別廣州	119
五五	留別廣州之二	121

上海及北平

五六	魯迅和許廣平到了上海	125
五七	魯迅赴一些大學講演	127
五八	兒子海嬰出生了	129
五九	「封建餘孽」	131
六〇	加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	133
六一	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135
六二	會見李立三	137

六三	主編《現代文藝叢書》	139
六四	魯迅五十歲紀念酒會	141
六五	李求實之死	143
六六	柔石之死	145
六七	殷夫之死	147
六八	馮鏗之死	149
六九	胡也頻之死	151
七〇	出刊紀念戰死者	153
七一	介紹凱綏·珂勒惠支版畫	155
七二	日本友人內山完造	157
七三	提倡木刻	159
七四	魯迅和丁玲	161
七五	給《蘇聯聞見錄》寫序	163
七六	「北平五講」	165
七七	編印《北平箋譜》	167
七八	編印《引玉集》	169
七九	翻譯《毀滅》	171
八〇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173
八一	提倡新文字	175
八二	魯迅會見陳賡	177
八三	參加民權保障同盟	179
八四	歡迎蕭伯納	181
八五	魯迅和李濟	183
八六	魯迅「甘為孺子牛」	185
八七	那些書「不必看了」	187
八八	翻譯《死魂靈》	189

八九	斯諾編譯的《活的中國》	191
九〇	《八月的鄉村》和《生死場》	193
九一	《勇敢的約翰》	195
九二	「他由衷地愛着中國和中國人」	197
九三	遠東反戰會議	199
九四	「風暴正不知何時過去」	201
九五	秋白之死	203
九六	兩個口號之爭	205
九七	魯迅不了解新政策	207

最後時刻

九八	魯迅最後一次公開露面	211
九九	「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213
一〇〇	「民族魂」	215



◎ 鲁迅標準像

一 魯迅出世

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治今紹興市）東昌坊口新台門周家。他原名周樟壽，後改名周樹人，字豫山，後改豫才，「魯迅」是他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時所用的筆名，也是他影響最為廣泛的筆名。

在他出生之前，中國發生過這樣一些事情：

1644年清兵進入山海關，繼明朝之後建立了清朝。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成了清朝從始至終的一個難以緩解的矛盾。對於漢族知識分子，清朝一方面屢興文字獄來立威，使他們經常處於恐懼之中，不敢妄發議論；一方面開科取士，使順從者覺得有一條出路，少數幸運者可以通過這一途徑進入仕途。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失敗後，中國被動地成為參與世界事務的一個國家了。中國人漸漸地看到了跟外國的差異和差距。

1851年到1864年發生了一場太平天國運動。就其持續時間之長和波及地區之廣來說，這應該算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戰爭之一。天王洪秀全成功地給自己建造了窮奢極欲的人間天堂，但他從來不曾想到以一種適應時代潮流的新體制取代舊體制。可是這場起義給了清王朝致命的打擊，使之不得不依靠漢族權貴的力量支撐以後的局面。

1857年英法聯軍攻佔廣州。1860年攻入北京，焚毀圓明園。咸豐皇帝逃到熱河，並且死在那裡。

作為受到外國欺侮之後的反應，到19世紀60年代，一些地方辦起了機器製造局、船廠之類的近代工業，派出了最早的一批留學生。不少人已經感到中國必須有所變革了。

魯迅出生的時候，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局面。

魯迅的這張相片是1933年5月1日照的。

恆訓

有恆心有恆業有恆產有恆心得見有恆善聖之基人而無
恆不可以作巫醫持恆能久視此訓辭光緒二十五年歲次
己亥元月十八日介孚手書

力戒昏惰

昏者必惰惰者必昏 每日胡思亂想心在遊嬉喫着以致
遇事輒忘不肯用功學習文字筆居談話出外貪嬉弄得一
事無成老不作齒無業人人賤惡難衣服華麗路人已

己亥元月十八日

己亥十月上旬 禮壽謹抄於江南陸師學堂

二 魯迅的祖父

魯迅的祖父周福清(1838—1904)，原名致福，字震生，號介孚。1867年應浙江鄉試，中試為舉人。1871年會試，中試為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學習三年，1874年散館(即畢業)，外放知縣。他做過正七品的朝廷命官，他們家是個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仕宦之家。

可是他在1893年朝廷舉行恩科鄉試時，為幾個親友向主考官行賄，被舉發，遭逮捕下獄。周作人在《魯迅的青年時代》裡回憶說：

因為這是一個「欽案」，哄(轟)動了一時，衙門方面的騷擾由於知縣俞鳳岡的持重，不算利害，但是人情勢利，親戚本家的嘴臉都顯現出來了。大人們怕小孩子在這紛亂的環境不合適，乃打發往外婆家去避難，這本來是在安橋頭村，外公晴軒公中舉人後移住皇甫莊，租住范氏房屋，這時便往皇甫莊去了。魯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處，我在小舅父寄湘那邊……我因為年紀不夠，不曾感覺着甚麼，魯迅則不免很受到些刺激。

這是他們家的一個極大的變故。在為俄譯本《阿Q正傳》寫的《著者自敘傳略》中，魯迅說：

聽人說，在我幼小時，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甚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

周福清在獄中作了家訓《恆訓》一冊，魯迅手抄了一份，並署上「己亥十月上浣孫樟壽謹鈔於江南陸師學堂」。左邊的圖片是魯迅手抄祖父所作家訓《恆訓》之一。



◎ 祖父和兩位祖母的畫像

三 魯迅的兩位祖母

這是魯迅祖父和兩位祖母的畫像。左邊孫老太太是魯迅父親的生母，很早就去世了。右邊是繼祖母蔣老太太。

蔣老太太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魯迅小時候就在她的照看之下。後來魯迅回憶起她來，說：

只是我在童年，總覺得它有點妖氣，沒有甚麼好感。那是一個我的幼時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涼，祖母搖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故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暗中隨聲而下，使我吃驚，也將祖母講着的話打斷，另講貓的故事了——

「你知道麼？貓是老虎的先生。」她說。「小孩子怎麼會知道呢，貓是老虎的師父。老虎本來是甚麼也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來。貓就教給它撲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樣。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領都學到了，誰也比不過它了，只有老師的貓還比自己強，要是殺掉貓，自己便是最強的腳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撲貓。貓是早知道它的來意的，一跳，便上了樹，老虎卻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蹲着。它還沒有將一切本領傳授完，還沒有教給它上樹。」



© 魯迅父親的畫像

四 魯迅的父親

父親周鳳儀（1861—1896），後改名用吉，字伯宜。也是個讀書人。中過秀才之後，應過幾回鄉試，都沒有中試，後來更因為魯迅祖父的案件連累扣考斥革，已經斷然沒有進入仕途的希望了。可是他仍然懷着憂國之心。周作人回憶說：

又一回記得他在大廳明堂裡同兩三個本家站着，面有憂色的在談國事，那大概是甲午秋冬之交，左寶貴戰死之後吧。他又說過，現在有四個兒子，將來可以派一個往西洋去，一個往東洋去做學問，這話由魯老太太傳說下來，當然是可靠的，那時讀書人只知道重科名，變法的空氣還一點沒有，他的這種意見總是很難得的了。

大約是 1894 年的初冬，魯迅父親患了水腫病，魯迅在《〈吶喊〉自序》裡回憶說：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舖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舖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外送上衣或首飾去，在侮蔑裡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 鲁迅母親晚年照片

五 魯迅的母親

母親魯瑞（1857—1943），會稽東北鄉安橋頭人。那是一個離海邊不遠的很偏僻的小村莊。她也是讀書人家的女兒，父親魯希曾（號晴軒）中過舉人，做過戶部主事。魯迅三歲那年，外祖父就去世了。魯迅在《著者自敘傳略》裡說，他的「母親姓魯，鄉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學力」。

在魯迅之後，母親又生了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四弟椿壽（1893—1898），六歲就夭折了。妹妹端姑（1888），還不滿週歲就染上天花夭亡。和魯迅一同成長起來的是二弟櫛壽（即作人，1885—1967）和三弟松壽（即建人，1888—1984）。他們三兄弟，在父母的照管之下，在這個安靜的小康人家裡，度過快樂的童年。

小時候，魯迅也常常跟隨母親到鄉下外婆家去。這在他看來，也是一件很高興的事情。後來他寫了一篇小說《社戲》，可以說是——手的記錄，只是把外婆家的地名安橋頭寫作「平橋村」了。



© 三味書屋

六 魯迅入學了

魯迅十二歲那年，家裡送他進三味書屋去上學了。這是全城中所謂的最嚴厲的書塾，塾師壽懷鑒（號鏡吾），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鬚髮都花白了，還戴着大眼鏡。魯迅對他很恭敬，因為魯迅早聽到，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在《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魯迅回憶了他去上學的情形：

不知從哪裡聽來的，東方朔也很淵博，他認識一種蟲，名曰「怪哉」，冤氣所化，用酒一澆，就消釋了。我很想詳細地知道這故事，但阿長是不知道的，因為她畢竟不淵博。現在得到機會了，可以問先生。

「先生，『怪哉』這蟲，是怎麼一回事？……」我上了生書，將要退下來的時候，趕忙問。

「不知道！」他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

我才知道做學生是不應該問這些事的，只要讀書，因為他是淵博的宿儒，決不至於不知道，所謂不知道者，乃是不願意說。年紀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見過好幾回了。

我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先生最初這幾天對我很嚴厲，後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於到七言。



© 江南水師學堂

七 進了江南水師學堂

1898年4月魯迅獨自離開了故鄉，到南京進了江南水師學堂。這是因為遠房叔祖父周慶蕃（字椒生）在江南水師學堂教漢文，兼任管輪堂監督，讓他去的。

在《著者自敘傳略》中說：

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甚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我於是決心回家，而我的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於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的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衰落了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

其時我是十八歲，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了，分在機關科。

入學的第一件事，是這位當監督的慶爺爺給他改了個名字，叫周樹人。

魯迅到南京求學這一年又正是「戊戌變法」的一年。魯迅很熱心閱讀宣傳維新的出版物，談論關於維新的話題，周慶蕃可是個反對維新變法的人，很不滿意他這樣。變法失敗，周慶蕃把當時《申報》上刊登的一道攻擊康有為的奏摺拿給魯迅看，說：「你這孩子有點不對了，拿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來去看去。」



© 礦務鐵路學堂

八 進了礦務鐵路學堂

1898年9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決定在江南陸師學堂內附設一礦路學堂（即礦務鐵路學堂），招考新生。魯迅即去投考。10月26日放榜，魯迅被錄取了。他就轉到這一邊來就讀了。

魯迅入學第二年，學堂的總辦（校長）換成了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是個維新派。魯迅回憶說：

但第二年的總辦是一個新黨，他坐在馬車上的時候大抵看着《時務報》，考漢文也自己出題目，和教員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華盛頓論》，漢文教員反而惴惴地來問我們道：「華盛頓是甚麼東西呀？……」

三十年之後，魯迅在《重三感舊》一文中記下了他對當年這些「新黨」留下的印象：

甲午戰敗，他們自以為覺悟了，於是要「維新」，便是三四十歲的中年人，也看《學算筆談》，看《化學鑿原》，還要學英文，學日文，硬着舌頭，怪聲怪氣的朗誦着，對人毫無愧色，那目的是要看「洋書」，看洋書的緣故是要給中國圖「富強」，現在的舊書攤上，還偶有「富強叢書」出現……

……

「老新黨」們的見識雖然淺陋，但是有一個目的：圖富強。所以他們堅決，切實；學洋話雖然怪聲怪氣，但是有一個目的：求富強之術。所以他們認真，熱心。待到排滿學說播佈開來，許多人就成為革命黨了，還是因為要給中國圖富強，而以為此事必自排滿始。



◎ 魯迅在弘文學院的畢業照

九 到日本弘文學院留學

1902年3月24日(壬寅年二月十五日)，魯迅從南京動身到日本去留學了。

魯迅到了東京，就進了弘文學院。弘文學院是1902年1月新辦起來的。入學的情形，魯迅回憶說：

這是有一天的事情。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裡去行禮罷！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裡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很奇怪。而且發生這樣感覺的，我想決不止我一個人。

他出國留學，原是為了尋求新知識，尋求不同於孔子以至儒家學說的文化和思想啊。

日本距中國很近，來往方便。孫中山、章太炎、梁啟超等許多政治亡命客都曾流寓這裡，時有活動。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中回憶說：「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於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魯迅就參加過歡迎孫中山的一次集會，聽過孫的講演。他聽不懂孫中山的廣東話，不知在講演些甚麼，聽不懂也去，可以說是表明了他那時的政治態度和思想傾向。



◎ 許壽裳 1909 年在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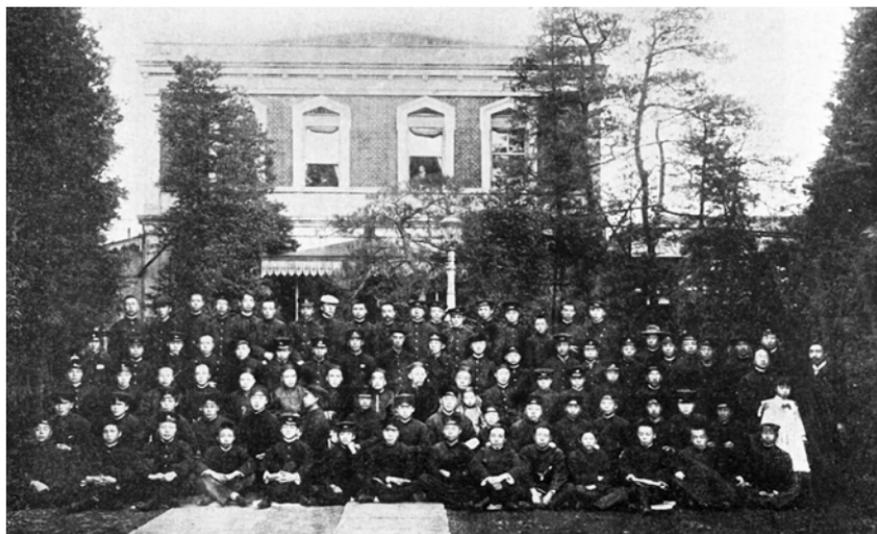
一〇 「我以我血薦軒轅」

1902年秋天，浙江省紹興人許壽裳（字季歛），也作為官費留學生來到弘文學院入學了，後來成了魯迅的終生好友。他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這樣記述了他同魯迅最初的交往：

他在江南班，共有十餘人，也正在預備日語，比我早到半年……留學生初到，大抵留着辮子，把它散盤在窗門上，以便戴帽。……我不耐煩盤髮，和同班韓強士，兩人就在到東京的頭一天，把煩惱絲剪掉了。那時江南班還沒有一個人剪辮的。原因之一，或許是監督——官費生每省有監督一人，名為率領學生出國，其實在東（京）毫無事情，連言語也不通，習俗也不曉，真是官樣文章——不允許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監督姚某，因為和一位姓錢的女子有姦私，被鄒容等五個人闖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後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辮子，掛在留學生會館裡示眾，我也興奮地跑去看過的。姚某便只得狼狽地偷偷地回國去了。魯迅剪辮是江南班中的第一個，大約還在姚某偷偷回國之先，這天，他剪去之後，來到我的自修室，臉上微微現着喜悅的表情。我說：「阿，壁壘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頭頂，相對一笑。此情此景，歷久如新。

魯迅照了一張相片，在送給許壽裳的那一張照片上題寫了這樣一首詩：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 東京浙江同鄉會合影

一一 在東京的留學生生活

到了日本，魯迅很愛讀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報》，周作人在《關於魯迅之二》中回憶說：「《清議報》與《新民叢報》的確都讀過，也很受影響，但是《新小說》的影響總是只有更大不會更小。」《新小說報》介紹了法國儒勒·凡爾納的科學幻想小說《十五小豪傑》(*Deux Ans de Vacances*)和《海底旅行》(*Vingt Mille Lieues sous les Mers*)，魯迅讀了很感興趣，於是自己也動手翻譯了他的《月界旅行》(*Autour de la Lune*)和《地底旅行》(*Voyage au Centre de la Terre*)。《月界旅行》以「中國教育普及社譯印」的名義，於1903年10月在東京進化社出版。

黃興(字克強)這時也在弘文學院留學。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裡記下了對他的印象：「黃克強在東京作師範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髮，也未嘗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惟因日本學監，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着上身，手挾洋磁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的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1903年三四月間，弘文學院鬧了一次學潮。學生對於學院設施已經積累了不滿，屢次要求改革普通科課程，院方毫無反應。而這時學院發佈關於增收學生學習及醫藥衛生費用的新條例十二則，而且態度強硬，斷然拒絕學生提出的意見，學生也就宣佈罷課了。3月29日開始，學生大舉離校，其中有張邦華、顧琅、伍崇學、魯迅和許壽裳等人。校長嘉納治五郎終於同意了學生提出的幾項要求。這樣才結束了這次學潮，離校學生於4月16日返校。

在這幾年裡，魯迅讀了許多文學書。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說：「魯迅在弘文學院時，已經購有不少的日本文書籍，藏在書桌抽屜內，如拜倫的詩，尼采的傳，希臘神話，羅馬神話，等等。」他從這裡開始走向了文學之路。



◎ 鄒容

一二 鄒容剪去留學生監督的辮子

魯迅在弘文學院入學不久，發生了鄒容等人剪去留學生監督姚某的辮子的事件。魯迅在 1903 年 4 月 2 日寫回的家信中，在報道學校發生學潮這件事之後，說：「監督姚某亦以私事被剪髮逃去。」可知這是當時引起留學界轟動的一件事。章士釗的《疏〈黃帝魂〉》一文中有這樣的記述：「姚昱一風塵下吏，偶轄一省海外學務（時充湖北留學生監督），無端撻留學生之逆鱗，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稍稍發抒割髮代首之恨。馴致釀成交涉大故，三人被遣回國。」後來，魯迅把這事寫到小說《頭髮的故事》中，小說中的 N 先生說：

我出去留學，便剪掉了辮子，這並沒有別的奧妙，只為他不太便當罷了。不料有幾位辮子盤在頭頂上的同學們便很厭惡我；監督也大怒，說要停了我的官費，送回中國去。

不幾天，這位監督卻自己被人剪去辮子逃走了。去剪的人們裡面，一個便是做《革命軍》的鄒容，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學，回到上海來，後來死在西牢裡。

這雖是一篇小說，寫到鄒容的幾句卻是寫實的。



◎ 陳儀、許壽裳、魯迅、邵文鎔四人合影

一三 魯迅和留學生中的朋友

到了日本，魯迅接觸到了許多中國留學生。他們給魯迅的印象是：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鬥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不過，在留學生裡，他也有朋友。這張攝於 1904 年的照片，站着的兩人，左起為許壽裳、魯迅；坐着的兩人，右起為邵文鎔、陳儀。他們和魯迅終生保持友誼。陳儀字公俠，後來入軍界，做過浙江省主席、台灣省主席，1950 年在台灣被殺。



◎ 仙台醫學專門學校